太祖朝
定宗朝
國朝寶鑑 一

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 日

內賜

國朝寶鑑纂訂承旨李在學

國朝寶鑑一件

命除謝

恩

奎章閣直閣臣金[illegible]

國朝寶鑑序 御製

實錄與寶鑑皆文也而其體不同事巨細得失無不筆藏之名山以詒天下萬世者實錄是已取其訓謨功烈之大者特書而昭揭

爲後嗣王監法者寶鑑是已故寶録秘而寶鑑彰寶録期乎遠而寶鑑切於今是二者皆不可闕而撰諸虞夏商周之史夫子所刪百篇之旨則寶鑑爲尤近

之然有國者皆有實錄而
寶鑑則惟我朝有之其作
自光廟始也玆之前代
如宋之三朝寶訓傳法寶
錄
皇明之祖訓錄文華
寶訓之類非不無揚先而

裕後也若其并記言動兼
該德業約而不遺信而可
徵未有若我朝之寶鑑
大聖人制作信乎其盡美
矣夫肰寶鑑有三而國朝
寶鑑載　太祖太宗世宗

文宗四朝而止 宣廟寶
鑑 肅廟寶鑑各自爲一
書而不及乎後前盖美矣
而未備也粤若 定宗端
宗世祖睿宗成宗中宗仁
宗明宗仁祖孝宗顯宗景

宗玆十二朝之謨烈無述焉雖其名山之藏罔有墜逸而孰得以窺之肆惟我先大王有志補輯嘗與羣臣謀而不遑舉也逮予嗣服之五年辛丑九月 先

大王實錄成議將纂修寶
鑑仍竊惟念 先大王道
本孝弟政先鰥寡五紀憂
勤一念繼述用咸和臣庶
允升于大猷苟有以揄揚
萬一其爲後嗣監也無以

尚之寶鑑之役固宜亟毋
緩而昔之不遑補輯者亦
安知不有待於今也夫以
十二朝之有功有德丕顯
丕承而竟未有以特書昭
揭則是豈予奉承　宗廟

意哉詩書所載成王周公之所諷誦勸戒雖多道文武之事者然又必追述太王王季以及乎公劉后稷之迹蓋欲其揄揚者備而監法者廣也予其敢專於

暇而忽於遠乎於是命館
閣臣并取十二朝實錄
分編纂修越明年三月工
告訖十二朝暨先大
王寶鑑皆成乃與 四朝
寶鑑 宣廟肅廟寶鑑通

爲一而次以世揔而名曰
國朝寶鑑凡六十有八卷
予敬受而讀之曰嗚呼美
矣又備矣四百年心法典
章盡在是矣凡其典學修
德之要敬天尊　祖之實

與夫節用愛民興教正俗
之方　列聖相因萬目畢
張而記載無闕功化孔彰
炳日月軒天地將以垂諸
無窮愈久而愈光斯則
先大王之志而今焉有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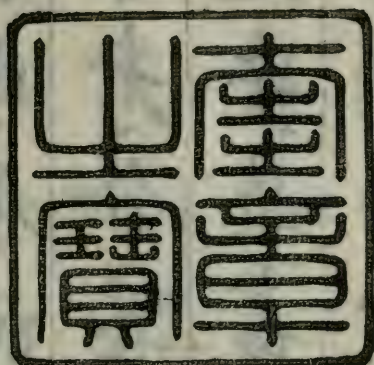
豈不幸哉嗚呼即是書而
仰體 先大王之心法修
明 先大王之典章因而
溯乎 列祖之心法典章
用勿墜 列祖暨 先大
王之所以予詒者而詒之

予子予孫寔予之責也雖
然君之有臣猶天之扵四
時也故列聖朝盛德大
業尚尔有賴于名臣括輔
左右協贊之力翊予寡昧
徵羣工勵翼昌其有獲且

古之承弼亦惟廷臣乃祖
乃考今其嘉謨嘉猷班〻
見乎是書則是書之爲鑑
奚獨予一人也哉詩曰於
乎皇王繼序思不忘又曰
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盡

相與勗之遂書以爲序時

予踐位之六年壬寅陽月

奎章之寶

進

國朝寶鑑箋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臣金尙

喆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

領經筵事監春秋館事臣李福源輔國

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致仕奉朝賀

臣徐命膺等伏奉

教旨續撰

國朝寶鑑鋟印訖謹奉

箋投

進
臣尚喆等誠惶誠恐稽首稽首
上言伏以千年
聖作會大人之文明一統書成載
列祖之謨訓若待
今日猶及闕文竊惟帝王之洪猷咸有方策
之昭布文武創守之道唐貞觀之政要可
徵聖神熙洽之治宋三朝之寶訓尚在體
異本天之袞鉞別爲編摩義同王府之關
和永垂監法猗
我家傳

十九聖而
盛德雖一二書規模誕定於
一初革羅麗尾荒之俗禮樂大備於
中葉酌殷周損益之文
五世禪受之休民無稱於
至德
兩朝撥反之烈天實眷於
宗祊再造山河
中興之功業無競萬折江漢
皇祖之志事不忘疆土則北拓而南賓制作則

典六兩儀五日月齊耀
代著塗莘之祥風雲應期
朝多元凱之譽盖
累聖相傳精一
裕昆之嘉謨孔彰雖
歷年或有短長
沒世之令聞不已惟
英考享國最永故
仁聲入人也深
行高百王基

萬化於孝悌
治隆五極導一世於會歸
敬天愛民之誠至
堯齡而彌篤
勤邦儉家之德雖禹聖而蔑加
五紀一政一言悉合典謨雅頌嗟今人暨卿
暨士誰非
陶鑄作成爰稽四百載
治平寔止六七作賢聖
精神教化之妙譬如太虛之過雲親賢樂利

之思長留薄海之
遺澤登歌
清廟縱慰如復見之忱藏史名山每有於何考
之歎念
先廟翔茲
寶鑑蓋
聖意啓我後人當時
闡揚自
四朝而伊始繼此纂輯期
萬世而無窮

睿廟
成廟之時嘗有
意而未果
宣祖
肅祖之紀各爲書而不聯至
先朝畢擧闕章然玆事尚稽
成命慨羣臣之荏苒久矣無成閱
幾聖之經營時乎未至朝野互異歎文獻之莫
徵歲月寖遥懼
懿美之或逸恭惟

主上殿下

以內聖外王之

學承

祖功

宗德之基

修集賢之古䂓詩人獻棫樸之頌

揭奉謨之新扁太史占奎壁之祥

輝光積中極聲明之彌宇

馨香升上配

陟降之昭天百度皆本於

精微一念惟勤於
繼述肆當
實録之告訖亟命
寶編之續修
橋山之
聖慕方新既述
前寧王大業蘭臺之秘牒可攷俾成我
列朝全書奉
王音於涵亭裝金匱於沁獄
法醞瀲灩

軫載筆之微勞
宸章焜煌謁見墻之
孝思伏念 臣 等才短測海誠切摹
天分編排年粗自效於程課發凡起例皆仰資
於
稟裁越七月而甫完暨
三鑑而始合叙次以
世稽史體而則然詳約因時在禮意而無憾
六十編
丕顯之烈粲然日麗而風行幾百年未遑之

功展也金聲而玉振
承以法衮用周王受丹書之儀
薦于
閟宮倣宋殿藏玉牒之制既增光於
聖孝覲留神於
睿監想
開刱之艱難恒
思休恤之責仰
功化之嵬煥益
勉持守之方惟納諫求賢固

家法之有受若欽刑慎爵宜舊章之不愆天生
聖人豈無意於一治鑑在
先后將有感於斯文縱蔑功於汗青庶畢效於
忱赤臣等無任激切屛營之至謹以所撰
國朝寶鑑六十八卷隨
箋奉
進以
聞
上之六年十一月 日大臣輔國崇祿大夫領
中樞府事臣金尙喆大臣輔國崇祿大夫

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
事臣李福源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
事致仕奉 朝賀臣徐命膺等謹
上箋

至領相

至左相文靖公

至領相奉賀

至輔國吏判

奉

教總裁大臣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臣金尚喆

校正

原任大提學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臣李福源

原任大提學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致仕奉 朝賀臣徐命膺

纂輯

輔國崇祿大夫行知中樞府事臣蔡濟恭

正憲大夫知敦寧府事兼知春秋館事臣趙璥

資憲大夫工曹判書兼知 經筵春秋館事同知成均館事弘文館提學臣李命植

至左相
至吏判
至吏判
至吏判判金吾
至兵判
至吏判文衡判金吾文獻公
至吏判判金吾
至領相文翼公
至參判
至參判

資憲大夫漢城府判尹兼知春秋館事藝文館提學臣金熤

資憲大夫行江華府留守兼鎭撫使三道統禦使知春秋館事臣徐浩修

資憲大夫刑曹判書兼知春秋館事同知 經筵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臣金魯鎭

嘉義大夫戶曹參判兼同知 經筵春秋館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臣徐有隣

嘉善大夫兵曹參判兼同知春秋館事臣鄭昌聖

嘉善大夫漢城府右尹兼同知義禁府春秋館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臣洪良浩

通政大夫承政院右副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臣閔鍾顯

折衝將軍行龍驤衛副司直兼春秋館修撰官知製 教臣李秉模

通政大夫吏曹參議兼 奎章閣直提學春秋館修撰官知製 教臣鄭志儉

通政大夫弘文館副提學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 奎章閣直提學知製 教臣沈念祖

至承旨
至參判
至承旨
至兵判
至參判

考校

通訓大夫前行弘文館修撰知製 教兼 經筵檢討官春秋館記事官漢學教授臣趙城鎭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兼春秋館記事官臣尹行元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兼春秋館記事官臣尹履相

通訓大夫前行弘文館應教知製 教兼 經筵侍讀官春秋館編修官臣李宗燮

通訓大夫行承政院注書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李祖承

彰信校尉龍驤衛副司果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洪仁浩

朝奉大夫兵曹正郎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李錫夏

秉節校尉忠武衛副司果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李魯春

通訓大夫行司諫院正言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李益運

至承旨 至吏判 至參判 至承旨 至承旨

通訓大夫行京畿都事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李顯默
承議郎兵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朴宗正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李東稷
宣略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曹允大

繕寫

通訓大夫前行弘文館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臣李敬一
通訓大夫前行弘文館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臣尹東晩
通訓大夫宗簿寺正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李運彬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兼春秋館記事官臣徐配修
通訓大夫軍資監正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朴聖泰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兼春秋館記事官臣崔烜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兼春秋館記事官臣宋銓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兼春秋館記事官臣魚錫光
通訓大夫行工曹正郎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朴長卨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兼春秋館記事官臣許晪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李日運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李 燁
啓功郎權知承文院副正字兼春秋館記事官臣吳翼煥
啓功郎權知承文院副正字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李顥道

參訂

至領相致仕

至左相

至左相

至吏判、、金吾忠獻公

至吏判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致仕奉 朝賀臣金致仁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臣鄭存謙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臣徐命善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臣鄭弘淳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臣李徽之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臣洪樂性

崇政大夫行龍驤衛司直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 奎章閣提學臣金鍾秀

資憲大夫兵曹判書兼同知 經筵事藝文館提學臣李性源

資憲大夫行龍驤衛副司直兼知義禁府事同知成均館事弘文館提學臣鄭民始

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臣徐有防

至禮判 金吾

至吏判 文衡

至右相

通政大夫承政院右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臣李

御製校閱

原任 奎章閣提學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臣李福源

原任 奎章閣提學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臣李徽之

原任 奎章閣提學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致仕奉朝賀臣徐命膺

原任 奎章閣提學輔國崇祿大夫知中樞府事臣蔡濟恭

原任 奎章閣提學崇祿大夫行判敦寧府事臣黃景源

奎章閣提學崇政大夫行議政府參贊兼判義禁府事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臣金鍾秀

奎章閣提學資憲大夫刑曹判書兼知 經筵春秋館事藝文館提學臣俞彦鎬

原任 奎章閣直提學資憲大夫禮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府春秋館事弘文館提學同知成均館事臣鄭民始

原任奎章閣直提學資憲大夫行平安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管餉使平壤府尹臣徐浩修

資憲大夫漢城府判尹兼知義禁府春秋館事同知經筵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臣鄭昌聖

嘉善大夫行承政院都承旨兼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藝文館直提學尙瑞院正臣嚴璹

原任奎章閣直提學通政大夫吏曹參議知製教臣沈念祖

奎章閣直提學通政大夫弘文館副提學兼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知製教臣鄭志儉

原任奎章閣直閣嘉善大夫漢城府右尹同知義禁府事知製教臣李秉模

原任奎章閣直閣通政大夫守原春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使原州牧使知製教臣金憙

原任奎章閣直閣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知製教臣金宇鎭

原任奎章閣直閣通政大夫成均館大司成知製教臣徐鼎修

通政大夫承政院左副承旨兼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臣李時秀

奎章閣直閣通訓大夫行成均館司藝校書館校理兼春秋漢學教授中學教授製 教官兼宣傳官臣金載瓚

原任奎章閣待教通訓大夫行吏曹正郎別兼春秋漢學教授東學教授知製 教臣徐龍輔

原任奎章閣待教禦侮將軍行忠武衛副司果別兼春秋南學教授知製 教臣鄭東浚

御製書寫

通政大夫承政院左副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 奎章閣直提學知製 教臣鄭志儉

監印

資憲大夫戶曹判書兼同知 經筵成均館事弘文館提學臣李性源

資憲大夫刑曹判書兼知春秋館事同知 經筵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臣鄭昌聖

折衝將軍行龍驤衛副司直知製 教兼宣 傳官臣沈念祖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兼春秋館編修官臣趙城鎭

通訓大夫行校書館校理臣成大中
奎章閣檢書官宣教郎沙斤道察訪臣李德懋
奎章閣檢書官宣教郎金井道察訪臣柳得恭
奎章閣檢書官宣教郎濟用監主簿臣朴齊家
奎章閣檢書官宣教郎司宰監主簿臣徐理修

國朝寶鑑總叙

世宗嘗覽宋史甚喜國史院撰進正史實錄之後又輯祖宗宏謨要政撰寶訓以備邇英講讀曰此可法也命藝文館大提學權踶集賢殿大提學鄭麟趾等采摭 太祖太宗宏謨要政編爲 兩朝寶鑑竟未之成

世祖二年丁丑春正月 上欲成 世宗未卒之志事命輯 太祖太宗世宗文宗宏謨要政設修撰廳以集賢殿大提學左賛成申叔舟集賢殿大提學判中樞院事權擥皆兼知

春秋館事吏曹參議李克堪判典農寺事姜希孟判司宰監事成任皆兼春秋館編修官而為堂上藝文館直提學韓繼禧右輔德直集賢殿金之慶右文學藝文應教金壽寧皆兼春秋館記注官而為郎廳且謂實鑑實本於宋國史院撰實訓與正史實錄偕行也修撰諸臣幷稱史官至三年戊寅春正月為書七篇具箋以進　上覽而善之賜堂上五人鞍具馬郎廳三人加資復宴修撰諸臣極歡而罷

序曰自古國家之所以長治久安歷年綿遠者以其子孫能守祖宗之遺訓不敢失墜也其所以旋得旋失運祚不長者以其先世雖有遺訓而子孫蔑棄之不守也是以繼體守文之賢主兢兢慄慄奉遵成憲不敢自滿自賢者有見於此也我 太祖康獻大王創業垂統貽謀萬世 太宗恭定大王 世宗莊憲大王時當太平中外寧謐功成治定制禮作樂與民休息 文宗恭順大王承之亦克同底于治凡

朝經遠之規寬大之政　聖謨之施於事
業者　聖情之見於言行者並煥乎實錄
第恨藏之金匱人莫得而見也天順元年
春我　殿下命　臣　叔舟及知春秋館事　臣
權擥編修官　臣　李克堪等曰予寡昧嗣承
丕基懼不克負荷惟　祖宗是憲未敢遑
寧　世宗嘗命權踶鄭麟趾等編集　太
祖太宗兩朝寶鑑而未就爾等其撰　四
朝謨訓俾予寡人有所矜述且令子孫知
大業積累之艱而所以凝天命結人心者

不如此則不可也 臣 等奉承嚴命不敢以
荒陋辭書成以進命 臣 叔舟序之 臣 竊惟
商湯光啓亳命而賢聖之君六七繼之文
武開周業而成康謹守之宣王中興之商
周之祀至數百年不過能守祖宗之遺訓
耳我 列聖聖神相繼闡帝王之道而德
冠乎百王極事物之變而智周乎萬物動
靜云為發號施令皆至理之所在至道之
流行也 列聖雖已沒世精神思惟寓於
此書使子孫而念此觀 祖宗之勤政講

學則思所以存心出治之道觀 祖宗之
求言納諫則思所以舍己從人之美體敬
天勤民之訓則必致謹於天命人心之際
法進賢退邪之謨則必立辨於君子小人
之情引而伸之靡不皆然常若 先王儼
臨乎前焉則必有惕然而自省惻然而不
忍者矣夫如是則吾之心即 祖宗之心
吾之政即 祖宗之政而二帝三王之治
不足致也然則是書也誠為千萬世子孫
之寶鑑而我 殿下欽奉 祖宗揚厲無

前之盛美以遺後人之成規者嗚呼至哉
天順元年十二月日輸忠協策靖難同德
佐翼功臣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賛成集賢
殿大提學知春秋館事兼判兵曹事成均
大司成高靈君臣申叔舟謹序
箋曰輸忠協策靖難同德佐翼功臣崇政
大夫議政府左賛成集賢殿大提學知春
秋館事兼判兵曹事成均大司成高靈君
臣申叔舟輸忠衛社協策靖難同德佐翼
功臣崇政大夫判中樞院事集賢殿大提

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判吏曹事吉昌君
臣權擥推忠佐翼功臣通政大夫吏曹參
議兼春秋館編修官臣李克堪等伏奉敎
旨撰國朝寶鑑已訖謹繕寫投進臣叔舟
等誠惶誠恐稽首稽首上言伏以瑤圖撫
運承 列聖之丕基金匱紬書實萬世之
懿範俯殫管見上徹 宸聰竊觀堯舜之
功稽典謨而可舉文武之政在方策而不
隳皆備當時之憲章用遺後人之矜式恭
惟我 太祖康獻大王勇智天錫聖敬日

躋提三尺而集大勳肇開王業登五位而
布寬政垂裕後昆　太宗恭定大王盛德
在躬沉機先物戡定亂略宗廟社稷之再
安文致太平禮樂刑政之四達　世宗莊
憲大王以不世之聖當有爲之期巍乎功
煥乎文制作軼於三代漸以仁磨以義治
教洽於羣生逮　文廟之誕承按成規而
謹守勳華授受並是精一之相傳明良都
俞莫非時幾之交勅仰惟　祖宗之謨訓
實爲子孫之儀刑恭遇　主上殿下文武

聖神聰明睿智參兩儀而建極每念艱大
之遺繼　四聖而重光方恢持守之道爰
命史局備撰鴻猷臣等俱以庸資仰承隆
委體會要之遺意搜掌故之舊章凡發政
施令之宜粗述梗槩而垂世立教之要悉
提綱維縱未精於編摩亦庶便於考閱儻
加省納措諸設施宜古宜今益隆致治之
美善繼善述更期卜曆之長臣等無任激
切屛營之至謹奉箋隨進以聞天順元年
十二月日輸忠協策靖難同德佐翼功臣

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賛成集賢殿大提學知春秋館事兼判兵曺事成均大司成高靈君臣申叔舟輸忠衛社恊策靖難同德佐翼功臣崇政大夫判中樞院事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判吏曺事吉昌君臣權擥推忠佐翼功臣通政大夫吏曺參議兼春秋館編修官臣李克堪等謹

上箋

睿宗嘗欲命纂　世祖實鑑以續於國朝寶鑑而竟未之成

成宗二年辛卯秋九月 上御寶慶堂夜召入直經筵官朴孝元講國朝寶鑑盖用宋朝邇英講寶訓之例也遂賜酒命自今經筵官二員直宿十年已亥夏五月領議政韓明澮奏曰 太祖太宗世宗盛德大業載於國朝寶鑑而 世祖朝尚闕焉請以 世祖訓辭及兵法纂輯成書以續國朝寶鑑 上可之命大提學徐居正撰進竟未之成今文苑故家或有寫本續寶鑑紀 世祖成宗時事稱徐居正撰然義例大異於寶鑑如稗官小說之

體且多引筆苑雜記而筆苑雜記卽居正之
所撰必無自引己書之理況居正卒於　成
宗之世亦不當預撰　成宗寶鑑其爲贋作
斷可知矣

中宗三十一年丙申夏五月命設撰集廳編次
祖宗朝嘉謨善政以續國朝寶鑑撰集廳將
攷春秋館實錄副提學成倫等啓曰攷見實
錄事重體大況　祖宗可法之事盡載國朝
寶鑑今雖更撰亦無可加至於廢朝可戒之
事瞻聽未久不須撰輯也　上曰自古有大

事攷實錄例也纂寶鑑而不攷實錄可乎撰
集廳已設不可止也然竟未之成
明宗二年丁未夏六月軍資判官尹齡撰進國
朝寶鑑類抄二卷其目二十有八曰爲治爲
學勤經筵敦孝友興學校明教化議禮樂闢
異端敬大臣開言路求賢能辨人才擇守令
勸農桑愼刑罰省徭役崇敬畏欽天災勤民
瘼謹鑑戒崇儉約戒逸欲養世子教戚屬防
宦侍重邊將嚴武備馭夷狄也 上嘉其志
命陞僉正

仁祖十九年春正月大提學李植上劄言 宣
廟實錄爲奇自獻李爾瞻等陰削舊錄自加
誣筆與章蔡之誣宣仁同一姦軌宜及此野
言家錄未盡散亡開局改撰 上可之又因
大臣言專委植在家撰集且教曰纂修畢後
抄出 聖謨可以爲法於後世者別爲一冊
以進植未及撰進而卒
孝宗五年甲午夏四月教曰古人有言欲法堯
舜當法祖宗子孫之當遵行者莫如國朝寶
鑑而近世罕有此書其令校書館鋟印廣布

參贊官金益熈奏曰國朝寶鑑止於 文宗
以上而 世祖至 宣祖事實閭巷間亦往
往有搜輯者今因此會開局續纂以成全書
宜也 上是其言命議大臣大臣皆以爲可
領中樞府事李敬輿尤力贊之遂命開局以
金壽恒爲都廳竟未之成
肅宗六年庚申冬十一月工曹參判李端夏上
疏言臣父修史之日親承 仁祖聖教諭以
畢役後抄出實錄中 聖謨可以爲法於後
世者別爲一冊以進而事未及就臣父遽歿

此爲遺恨之大者也今以考見凡例移奉
宣廟朝修正實錄就其中抄出謨烈政教如
國朝寶鑑以備　睿覽則其有補於取則當
不淺尠臣父受教未就之恨亦可伸於今日
矣疏下備局備局覆奏曰李端夏父故大提
學臣植親承　仁祖聖教未就而歿則今因
抽閱秘史端夏兼管此事抄出成書以副
仁祖之成命以終其父之遺志公私俱宜幷
令依疏辭施行七年辛酉春正月端夏以備
堂奏于次對曰故相臣李敬輿建白於　孝

廟朝請續編國朝寶鑑令領相金壽恒爲都
廳而事未果行今於實錄廳加出一堂上專
掌此事而江華留守李選嫺於攷閱委任責
成好矣 上可之竟未之成十年甲子夏四
月端夏以 宣廟寶鑑十編隨劄以進 上
下教嘉奬命賜馬
劄曰議政府左叅賛臣李端夏伏以臣先
父臣植在 仁祖朝劄請刊正 宣廟朝
誣史朝廷遂以屬筆 仁祖仍命纂修畢
役後抄出 聖謨可以爲法於後世者别

為一冊以進而事未及就臣父遽歿此為遺恨之大者臣於庚申冬忝冒 先朝實錄改修之任伏見 宣廟朝修正實錄以考見凡例而移奉畧就其中抄選謨烈政教如國朝寶鑑以備 睿覽則其有補於取法當不淺尠而臣父受教未就之恨亦可伸於身後故臣以此意陳疏上請下廟堂覆議請依疏辭施行得蒙允許矣臣考閱全史抄四冊遍示史院諸僚裁取于揔相商確刪定而又達於榻前請以 宣廟

朝寶鑑名之盖聞　孝廟朝故相臣李敬
輿建請續編國朝寶鑑將設局而未果此
事他日或復舉行則宜以此所抄編入故
乃以寶鑑為名而未及投進臣遽顛沛下
鄉其後因揔相陳達令玉堂校正繕寫以
進而儒臣見草本多有可疑處寫置進御
之件待臣上來今臣到京取覽更校略正
其謬誤而不復與實錄印本對勘尚有疑
晦未定文字實錄考閱事係重大亦不可
只為此事啓請開庫若於日後有考史之

舉則玉堂請還出奏御之冊考校以進亦
合事宜故可疑處今姑付標紙頭投進臣
又伏念國朝原寶鑑五朝事止三冊今玆
抄出者一世事至於四冊多少不侔覽者
以此為疑而然觀古史卷數多少惟視事
蹟繁簡未嘗有一定之規恭惟 宣廟朝
崇極而圮中興於大亂之餘國朝多事未
有若此時者至於名賢終始可見禮遇非
常之 聖德忠臣節義可見培養有素之
聖化討倭寇事實則尤可見 聖朝功烈

之盛而亦可為懲毖之方故於三者載錄
頗詳他日續編寶鑑之時或仍或刪惟在
秉筆者意見故臣今不以多取為嫌而揔
相之意亦然惟　聖明垂諒焉臣既任此
事久未完就今始投進疎謬尚多不勝惶
恐取進止

英宗五年己酉秋九月　上以　太祖太宗世
宗文宗宣祖皆有實鑑而　列朝俱闕焉遂
欲纂續為一統文字問議大臣皆曰可於是
命極選有文學人以備編輯竟以事重體大

未易成就寢其命仍命前大提學尹淳兼知春秋館事設纂輯廳編摩　肅廟寶鑑冬十月以御筆書下凡例三條曰一今茲纂集寶鑑之命欲彰我　聖考四十餘年敬天聖孝恤民勤政從諫尊儒崇儉與豐功盛烈之意其雖精抄纂集亦未能一一記焉至於章奏則只錄因事襃嘉者而原疏亦依國朝寶鑑例記其大略焉一已亥禮說事本非禮豈不重也而前後章奏甚多且有史焉有記焉若一一載錄非簡閑漫彰至德之意又非提略

而曉焉者幷勿錄焉一斯文事乃儒林間事與邦禮寔有間焉且辭說浩繁記史焉載記焉今不錄禮說則尤無異矣一體勿錄焉會掌令申處洙以禮說斯文之不載寶鑑發啓劾淳 上教曰禮說斯文之不載已示意於書下凡例今日臣子孰敢異議其所發啓非特語無倫脊斯文雖重豈比尊周而不遵君父之手書沮戲莫重之寶鑑決不可循例處之申處洙甲山府極邊遠竄由是淳還納守禦使密符逬出門外 上屢勉出而終不肯

遂命大司成李德壽兼春秋館修撰官代為
堂上專管編摩而以副護軍柳儼兼春秋館
編修官弘文館校理鄭羽良兼春秋館記注
官司諫院正言尹志遠副司果李載厚承文
院副正字南泰齊朴璲柳逸南泰温兼春秋
館記事官并為郎廳十二月復書下凡例一
條曰辛巳年十月初八日大處分中備忘辭
旨至明至嚴豈可泯滅於後世而提起今日
有所不忍且既詳於國乘茲不備錄略記凡
例以垂後焉六年庚戌春二月德壽為書十

五編隨箋以進 上賜堂上鞍具馬郎廳儼
羽良加資志遠以下並陞敘
箋曰通政大夫成均館大司成兼春秋館
修撰官知製教臣李德壽伏奉教旨撰
肅廟寶鑑已訖謹繕寫投進臣德壽誠惶
誠恐稽首稽首上言伏以寓羹墻之聖
慕思勤鴻猷闕木天之秘藏庸紀茂實既
訖功於纂集覬垂覽於燕閒竊稽 聖考
四紀之治功實為後王萬世之例範勤勤
爲敬天恤民之德格上下而交孚孜孜乎

正心修身之工貫終始而如一脩明闕典
儀文軌度之咸章賓禮儒臣弓旌玉帛之
相屬治教上軼三代仁恩旁浹八區惟政
令施措之間動符堯舜故文辭言語之發
皆合典謨宜有成書庸詔來裔恭惟 主
上殿下孝隆述事道光承基勑羣工而勵
精無偏無黨體 列聖而制治不愆不忘
肆以維則之孝思俾裒無前之徽烈伏念
臣編摩職忝潤色功疎取捨悉禀 睿裁
論撰直據實錄莫測乾坤之蘊敢曰舉要

而提綱第輸鉛槧之勤惟知紀事而摭實
凡日用時措之義靡不謹書著天經地紀
所關別為序次諒有補精一傳心之法奚
但為朝夕寓目之資記動記言惟懼片善
之或軼有典有則仰冀 先烈之是繩臣
無任望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箋
隨進以聞 上之六年庚戌二月日通政
大夫成均館大司成兼春秋館修撰官知
製教臣李德壽謹上箋

今
上五年辛丑秋七月教曰實錄告完我

先王五十年豐功盛烈可傳千百世而秘史
藏之石室有非昭布人耳目者惟是寶鑑備
述 聖德以寓闡揚之忱然前編條例各有
同異誠宜博訪細詢不失謹始之體時原任
大臣閣臣明日入侍明日 上御涵仁亭召
見諸臣詢問 英宗寶鑑義例然後 上曰
今名卿等有意矣 先廟朝撰成寶鑑後只
有 宣廟肅廟兩寶鑑其餘 十二朝尚為
闕文非但三寶鑑不得成一統文字且聞國
朝寶鑑間逸不傳百餘年前始得於故老家

印行于世云諸寶鑑不相聯屬各自孤行時
移事往安知又不如國朝寶鑑之間逸不傳
也耶今因此會幷編　十二朝寶鑑與三寶
鑑及　英廟寶鑑合成一書則其於闡揚
列朝之德業成就　列朝之志事庶乎可以
兩得之卿等以為何如諸臣齊聲對曰此是
累朝未遑之事若果成就則豈非我國家億
萬年之慶耶　上乃命趙璥李命植金熤兼
知春秋館事差纂輯堂上編次　英宗朝事
實以送于校正所又命原任大提學李福源

徐命膺依李植李德壽之例在家校正勒成
寶鑑之體其郎廳三人兼編修記注記事而
原任領議政金尚喆檢攝之　英廟寶鑑既
成以次及於　十二朝寶鑑而　上慮春秋
堂上抄出外史庫實錄之際有廚傳外邑之
弊忙遽遺漏之患乃教曰昔　宣廟朝爲纂
東國名臣錄命攷　列朝實錄此事詳載於
文翼公鄭光弼遺稿附錄中朝臣言行尚攷
實錄況於實鑑撰次乎又況實錄曾因修改
有數次移奉之已例實鑑撰次豈有異於實

錄修改事因命春秋堂上至江華之鼎足山城奉 定宗端宗世祖睿宗成宗中宗仁宗明宗八朝實錄移安于 仁祖孝宗顯宗景宗四朝實錄所奉之春秋館差十二堂上十六郎廳堂上兼春秋郎廳兼記注記事直宿于館各抄出 一朝實錄 上頻賜法膳御詩以勞之甫閱月畵抄 十二朝實錄命趙璥編 定宗端宗睿宗仁宗景宗五朝事實鄭昌聖編 世祖朝事實金魯鎭編 成宗朝事實洪良浩編 中宗朝事實徐有隣編

明宗朝事實閔鍾顯編 仁祖朝事實金熤
編 孝宗朝事實李命植編 顯宗朝事實
每一編訖陞續以送于校正所校正一如
英廟寶鑑校正之例至若校正所之去取增
損則又自奎章閣皆稟 上裁取旨舉行自
夫禮樂度數以至典章因革實錄之所未備
名儒之所疑難者多有推演修明如 文宗廟移奉夾室本為燕山時事前後議禮諸臣皆莫能知而今表出書之宗廟雅俗樂九成之辨前後名儒碩輔皆未能覩而今發揮明之 檢校職官人皆未曉其本末而今該載於 定宗朝編亥子囊制世亦莫詳其所從起而今備著于 成宗朝編若此類甚多皆 聖旨也

仍以三寶鑑參互義例合成六十有八卷而
猶慮其未盡潔淨復命時原任大臣及時文
任反復叅訂期至於無復可改然後設監印
廳付諸剞劂　上以三寶鑑印出皆用活字
則以活字印全書是亦繼述之義然活字僅
印若干紙旋即毁撤終非壽傳之道也乃命
以活字先印一本以此一本翻刻於梓木使
繼述之義壽傳之道並行不悖閱三月工告
訖蓋不惟三百年　列聖朝志事至是始成
且其編書之規模義例密合　世宗朝該載

要政之本旨則　世宗朝志事至是始大成
也六年壬寅十一月董事諸臣以進書儀進
書于　上上親祗迎敬受初　上教董事諸
臣曰昔者經國大典既成以　世祖志事之
成告獻于　世祖廟寶鑑豈非　列朝志事
之大者乎書成後宜遵邦禮告獻宗廟仍藏
于各室如大訓寶器之藏諸周廟也於是用
上冊寶儀告獻于宗廟遂櫃藏　各室寶鑑
于各室以為萬世楷式

國朝寶鑑凡例

一英宗即阼之五年欲撰成國朝寶鑑命考列朝實錄博選諸臣中有文學者而竟未之就惟我　聖上方當　英廟寶鑑纂輯之時乃有國朝寶鑑並編之命盖不惟修明　列朝之曠典而已亦所以成就　英宗朝志事於五十年之後也

一我朝寶鑑有三國朝寶鑑也　宣廟寶鑑也　肅廟寶鑑也三鑑凡例互有異同故悉奉　聖旨以前照後以後參前務歸於

一統文字

一國朝寶鑑則不載御諱御字 宣廟寶鑑則只載登極後御諱 肅廟寶鑑則俱載御諱御字小字今奉 聖旨依少微通鑑之例篇首徽號之後元年之前謹載御諱御字在位聖壽陵號俾體段謹嚴齊一

一國朝寶鑑詳年紀而略干支 宣廟肅廟兩寶鑑先年紀而後干支歷考前史凡干支以天時而係之於年紀之上年紀以人事而係之於干支之下此是史家之成憲

故今依通鑑之例先干支後年紀

一三寶鑑凡於所尊敬處皆極行書之故一行或不滿三四字有妨簡編之體段今奉聖旨依　列聖誌狀之例皆隔一字其命教等字從舊本連書

一宣廟寶鑑凡於字句傳寫之誤顯然易知者皆有註釋如羈的之的註之曰實錄作勒如圖合之圖註之曰實錄作圖若此類甚多徒眩觀覽故今直據註釋一一釐正而註釋則並省去之

一國朝寶鑑篇目稱 太祖一太宗一以下皆然寶鑑與前史不同宜務典重謹嚴故篇目 列聖下皆加朝字焉

一凡四時孟月必加以春夏秋冬而仲月以下則否其或孟月不書乃於仲季月加以春夏秋冬者此是紀事之書不易之例而國朝寶鑑略倣此例 宣廟肅廟兩寶鑑則不然今以國朝寶鑑而正之

一三寶鑑叙事立文互相抵牾不可追改者則復芟例於新編以就之如國朝寶鑑則

每朝必起之以 上某廟第幾子 宣廟
肅廟兩寳鑑則每朝必起之以 某大王
幾年故今於新編凡傳禪之位則從國朝
寳鑑以國朝寳鑑皆傳禪之位也承統之
位則從 宣廟肅廟兩寳鑑以兩寳鑑皆
承統之位也如國朝寳鑑則不書母后
肅廟寳鑑則特書母后故今於新編凡
列朝皆不書母后則從國朝寳鑑以國朝
寳鑑乃是書之原編也 端廟編書母后
以為復昭陵張本 中廟編書母后以為

辭推戴張本　仁廟編書毋后以爲誕降海州府追崇啓運宮張本則從　肅廟寶鑑以　肅廟寶鑑乃原編之一例也要使無義者有義不齊者至齊渾涵湊合不見其縫罅云

國朝寶鑑凡例

國朝寶鑑目錄

卷之一
太祖朝
卷之二
定宗朝
卷之三
太宗朝一
卷之四
太宗朝二
卷之五

世宗朝一
卷之六
世宗朝二
卷之七
世宗朝三
卷之八
文宗朝
卷之九
端宗朝
卷之十

世祖朝一
卷之十一
世祖朝二
卷之十二
世祖朝三
卷之十三
世祖朝四
卷之十四
睿宗朝
卷之十五

成宗朝一
卷之十六
成宗朝二
卷之十七
成宗朝三
卷之十八
中宗朝一
卷之十九
中宗朝二
卷之二十

中宗朝三
卷之二十一
仁宗朝
卷之二十二
明宗朝一
卷之二十三
明宗朝二
卷之二十四
宣祖朝一
卷之二十五

宣祖朝二
卷之二十六
宣祖朝三
卷之二十七
宣祖朝四
卷之二十八
宣祖朝五
卷之二十九
宣祖朝六
卷之三十

宣祖朝七
卷之三十一
宣祖朝八
卷之三十二
宣祖朝九
卷之三十三
宣祖朝十
卷之三十四
仁祖朝一
卷之三十五

仁祖朝二
卷之三十六
仁祖朝三
卷之三十七
孝宗朝一
卷之三十八
孝宗朝二
卷之三十九
顯宗朝一
卷之四十

顯宗朝二
卷之四十一
肅宗朝一
卷之四十二
肅宗朝二
卷之四十三
肅宗朝三
卷之四十四
肅宗朝四
卷之四十五

肅宗朝五
卷之四十六
肅宗朝六
卷之四十七
肅宗朝七
卷之四十八
肅宗朝八
卷之四十九
肅宗朝九
卷之五十

肅宗朝十
卷之五十一
肅宗朝十一
卷之五十二
肅宗朝十二
卷之五十三
肅宗朝十三
卷之五十四
肅宗朝十四
卷之五十五

肅宗朝十五
卷之五十六
景宗朝
卷之五十七
英宗朝一
卷之五十八
英宗朝二
卷之五十九
英宗朝三
卷之六十

英宗朝四
卷之六十一
英宗朝五
卷之六十二
英宗朝六
卷之六十三
英宗朝七
卷之六十四
英宗朝八
卷之六十五

英宗朝九
卷之六十六
英宗朝十
卷之六十七
英宗朝十一
卷之六十八
英宗朝十二

國朝寶鑑卷之一

太祖朝

太祖康獻至仁啓運聖文神武正義光德大王諱　字　初諱　字　至元乙亥十月十一日己未誕降于永興黑石里私邸在位七年在上王位十年永樂戊子五月二十四日壬申昇遐壽七十四葬健元陵在楊州

壬申

元年秋七月丙申 上即位于壽昌宮初高麗政散民離 上勳德既隆中外仰慕人

皆歸心或於稠人廣衆中揚言曰天命人心已有所屬何不亟為勸進　太宗與同知密直司事南誾定計誾密與吏曹判書趙仁沃判三司事趙浚忠義君鄭道傳大司成趙璞等五十二人協謀推戴然畏　上震怒不敢以告侍中裵克廉等遂率國人奉國寶詣潛邸塡咽街巷　上閉門不納至晚克廉等排門直入置寶廳事上羅拜呼千歲合辭勸進上固拒之曰自古王者之興非有天命不可予實否德何敢當之遂不應國人擁衛不退

勸進益切不獲已即位于壽昌宮百官朝賀
上謙讓不升御座而受之命六曹判書以上
升殿謂曰予為首相猶懷惕慮常懼不克盡
職豈意今日乃見此事予若平康匹馬可避
適今罹疾手足不得自用以至於此卿等宜
各一乃心力以輔涼德乃教中外大小臣僚
領職如舊於是立廟社之制存王氏之後以
奉其祀定科擧之法著冠昏喪祭之禮重守
令之選褒節義之人哀鰥寡而賑窮乏蠲徭
賦而裕國用慎刑罰而正經界庶政一新○

大司憲閔開等上䟽一曰立紀綱善為國者
不視其安危而患紀綱之不立也昔周之衰
諸侯放恣傳數十世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
焉耳願 殿下鑑前世之興亡立一代之紀
綱垂裕後昆以傳萬世二曰明賞罰賞罰人
主之大柄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
以善治賞罰平則公道明而人莫敢議矣人
主之於賞罰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
付之無心不可容一毫私意於其間也三曰
親君子遠小人君子小人固不可不辨正言

格論特立不倚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磊磊落
落知有社稷而不知有其身者君子也憸邪
諂佞阿附取容竊權弄勢掠美施恩唯唯諾
諾苟利於己不恤人言者小人也君子難合
而易踈小人易親而難退且以玄宗一身用
姚崇宋璟以興開元之治任林甫國忠以致
天寶之亂是知君子小人之用捨國家之治
亂興亡係焉可不戒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
勿疑願 殿下苟知其賢雖有過進而用之
苟知其佞雖有功斥而遠之四曰納諫詩經

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此萬世之格言也人臣之所進諫者非為利已乃為國家也且人主之威雷霆也人主之勢萬匀也冐雷霆觸萬匀以進藥石之言夫豈易哉一言之從違而禍福起焉一事之廢置而利害生焉故人君常開導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進況震之以威壓之以勢則藥石之言無由而進壅蔽之禍不期而至矣書曰從諫弗咈又曰后

從諫則聖願 殿下留意焉五曰杜讒言帝
舜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讒說之易以
惑人大舜之聖猶以為慮可懼也哉蓋讒諂
之徒羅織百端以惑人主甘言卑辭之請有
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至使黜陟
賞罰皆失其當而危亡立至矣詩曰君子信
讒亂是用餤若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遁而
讒言杜絕矣六曰戒逸欲書曰無教逸欲有
邦逸欲之害德夫豈一事哉宮室之欲其安
飲膳之欲其麗妃嬪媵妾之奉遊畋弋獵之

娛與夫鹿馬之養花卉之玩皆足以伐人性而蕩人情固不可不慎也且天命無常惟德是輔若毫髮幾微之不察頃刻畏謹之不存而一念之微或陷於逸欲則天之視聽實可畏也七曰崇節儉卑宮室而惡衣服夏禹之盛德惜百金而衣弋綈漢文之美事彼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尚且節儉如此況東韓之地介在山海生齒之數財賦之額無幾豈可以不量其出入而妄費哉前朝小有灾變則不知恐懼修省惟務事佛事神糜費不可殫記

此 殿下之所明知也願自今法夏禹漢文之儉德凡服飾器用宴享賞賜一從儉約佛神不急之費並皆革去凡所施為毋使縱侈則下民觀感而亦歸於厚矣八曰嚴宮衛宮衛之設所以尊主勢而嚴內外也今 殿下以天挺之資化家為國其潛邸之舊姻婭之屬或有夤緣出入而門者莫敢詰焉竊恐請謁由是而盛行讒說由玆而得入以間內外以亂政刑乞令守門之士無職任而擅入宮門者一皆禁斷其婦女巫呪邪媚之徒尤宜

斥退　上嘉納之○侍中趙浚上箋曰臣始
事玄陵侍奉帷幄中遭否運杜門讀書欲以
終身　殿下龍潛一見如舊是天以臣遇
殿下也歲戊辰正月　殿下與大將崔瑩廓
清十有五年毒民之羣兇是　殿下除殘之
德在民心矣瑩無學術乃與僞主謀犯遼東
師渡鴨江　殿下擧義旋旆使三韓之民得
免於糜爛是　殿下康濟之功在社稷矣
殿下是時擧臣爲大司憲臣知無不言　殿
下言無不從振起頹綱布昭公道登崇俊良

斥逐姦回除害下民結好上國乃黜僞朝以
復王氏　天子嘉之遣使来勞是　殿下匡
復之功聞天下矣初　殿下之舉巨爲憲司
也　殿下慨然爲萬世開太平告于上天神
明排羣邪之謗犯巨室之怒革私田積年之
弊拯生靈於湯火之中足兵食於艱難之際
以之造樓船以之築城堡武威以奮漕路以
通三韓四十年倭奴之患一朝而息矣置科
田於京畿以優士大夫置軍田於州郡以養
師徒以至鄉吏津院皆給之田田有定制國

有成法各有分限不相侵奪兼并絶而億兆之田宅定賦斂薄而鰥寡之衣食足俸祿厚而廉恥行倉廩實而國用足矣　殿下與臣憤汚吏之殘民也庸帥之養寇也建議擧大臣而授鉞巡諸道而黜陟藩鎭用律而奔敗之虞絶州郡奉法而貪殘之風戢矣以令長之出於胥吏也乃陞其秩而重其選用臺諫六曹之保擧而田里無愁嘆之聲流亡有復業之樂矣訊逋逃冒職之吏而還其鄕里擊鄕原土猾之姦而役其舊戶縣各置宰驛各

置丞而墟丘變爲井邑蓁莽化爲稻粱矣以冗官之耗天祿官嬖之穢天工工商皂隷之濫冒官浮屠坐食之多占田無功之封君弱子弟之曠職也立法以汰除僥倖之門屛而奔競之路塞矣立家廟而設忌祭者所以厚民德也廣學校而置教授者所以明人倫也文治既洽武威遠昭扶桑之寇奉珍來庭琉球南蠻重譯入貢王氏十六年既亡之業實賴　殿下而復興矣而王氏昏迷反生忌疾而僞辛逆亂之徒喪田失職之輩魚鱗左右

流言浸潤指　殿下為權重誣臣等為朋黨
謀去　殿下兇謀萬變及今年三月　殿下
以儲君之入覲而東也出迎京西數百里之
遠又將躬獵以來而展賀焉不幸墜馬臥于
草次姦臣鄭夢周　殿下之所卵翼也身為
冢宰手握國政逢迎王氏嗾使臺諫謂臣與
鄭道傳南誾為　殿下之腹心乘間騁謀羅
織罪辜先行竄逐次圖　殿下殿下輿疾倍
道而還於四月四日國人共憤夢周伏辜
殿下布好生之德其餘姦黨一無所誅臥疾

私第杜絶賓客尚冀王氏之覺悟使刑賞之權出于上矣而王氏尚不之覺兇黨益肆禍在晷刻至七月十四日天怒民離三韓懍然推戴 殿下天命人心既至於此 殿下欲守子臧之節其可得乎 殿下於是封王氏于江陵之杆城是成湯之放桀于南巢也封王氏毋弟于畿縣之麻田使奉神聖恭愍之祀是武王之封微子于宋也安置諸王子于江華巨濟而廪給之漢魏以降更革之主所未及也向者 殿下有心於取國則鴨江之

旋旆也豈肯出萬死捐一生而建興復王氏之議乎已巳之冬詔旨之來也豈肯擇立宗親之長而歸政於王氏乎豈肯早立旣冠之儲君而欲定國本乎豈肯開經筵進名儒於左右獻貞觀政要而朝夕納誨乎豈肯設書筵集多士於東宮進大學衍義而日講治道乎豈肯釋上相之政柄分宅里於子壻乞歸休于桑梓至再三而愈力乎前年之秋又豈肯建議見儲君於　天子乎　殿下為王氏之至誠至忠上天所監臨三韓所共知也而

王氏惑於讒賊不能如燕昭之於樂毅齊襄之於田單乃以雲臺之勳反爲机上之肉是天厭王氏之德而啓 殿下之業也克勤于邦克儉于家禹之所以繼舜也從諫弗咈改過不吝湯之所以代夏也反商政而天下治武王之所以造周也親賢臣遠小人前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頹也今天旣命 殿下以父母三韓矣願 殿下法三王之至治鑑兩漢之得失兢兢業業念玆在玆以爲億萬世聖子神孫之龜鑑○命兩

府六曹臺諫各舉賢良遺逸○定開國功臣次第論功行賞立碑紀功建閣圖形嫡長世襲不失其祿宥及永世載諸信書以賜之信任以事無所疑貳或於燕閑之暇與之擊毬內庭或數與宴饗功臣等亦數享　上歡洽之情上下無間有疾病則遣醫治療使人存問相屬不絕於其卒也或至親臨殯次悲痛殊甚恤典賻贈恩數優隆功臣雖有罪必曲原之終　上之世功臣無一誅死者○幸平州温泉駐駕野次與上洛伯金士衡宜城君

南誾論潛邸相得之情及開國勤勞之事盃酒相屬親如舊時○殿中卿卞仲良與兵曹正郎李薈言曰自古政權兵權不可兼任一入兵權宜在宗室政權宜在宰輔今趙浚鄭道傳南誾等既掌兵權又掌政權實爲不可仲良以此言於義安君和和告于 上上名仲良問之對以實 上怒曰此數人皆我股肱之臣終始一心者如或可疑誰可信者爲此言者必有以也命大司憲朴經同巡軍雜治流仲良于寧海薈于順天○監察金扶與

監察皇甫琠飮酒于同僚金仲誠家過侍中
趙浚第曰雖作大家何能久居後必爲他人
有矣浚聞之以啓 上怒曰浚開國元勳與
同休戚扶以浚爲不久是以朝鮮社稷爲不
久也命亟置極刑罷同扶飮者十八人○以
左諫議大夫李文和三司左丞李皐爲京畿
左右道按廉使禮曹典書趙璞司憲中丞沈
孝生戶曹典書金希善大將軍鄭擢司農卿
鄭當爲楊廣慶尚全羅交州江陵西海道按
廉使教曰予以否德因臣民推戴勉登大寶

夙夜惟寅凡所以勵精圖治施澤於民者尚
賴中外官寮交修不逮以弼予治凡大小軍
民官如有出奇制勝力捍勍敵政平訟理撫
安生靈者悉以名聞予將擢用如有行師失
律望風奔潰贓汚廢職蔑官不敬者兩府以
上監禁申請嘉善以下就當處决以明予信
賞必罰之意○大護軍李扶奉常少卿許晐
有不遜語大司憲南在等上疏曰自古帝王
之興惟天所命不關世類今　殿下以寬仁
大度當王氏衰亂之季天命乃歸羣臣推戴

奄即大寶今李扶許晐等不思 殿下一再造之恩鼓扇妖言以惑衆心宜令有司鞫問治罪 上笑曰帝王之興不係世類尚矣 大明皇帝亦以匹夫得天下世類之說何足介意況偶與家人語乎何必鞫問諫官上疏固請 上只流于外○裴克廉趙浚金士衡鄭道傳南誾等啓曰王子諸君肹御騶從不可不備用度不可不足乞於本科外加賜土田上從容語潛邸時事曰本科百餘結亦不至飢寒若又加賜則人必謂予私已子也況京

畿土田有限豈可濫給卿等若欲加給則先給功臣以例及之乃可闇曰諸功臣科田外旣有別賜田加賜王子田豈爲不可上目闇曰謂予旣賜功臣田亦賜諸子耶○諫官上疏曰公論者天下國家之元氣諫諍公論之根柢佞諛公論之蟊賊有國家者常培其根柢而去其蟊賊則讜論正議日進於前而甘言卑辭不聞於耳矣今明良相遇治具畢張若無事可言而臣等所以切切於聽納公論者正欲殿下有恢恢之量而不厭逆耳

無弛弛之色而不憚屈已伏願 殿下開導
而求諫誠信以聽納則臣等當盡言不諱庶
使生民之利病畢陳而無壅國家之元氣流
行而不滯 上曰事有關於治體者陳之無
隱予悉聽納○諫官上疏曰臣等聞君心出
治之源也君心之邪正天下國家之理亂安
危係焉存養省察之功不可不至大舜之兢
兢業業湯文之慄慄翼翼乃其泰和雍熙之
本也先儒真德秀作大學衍義以進經筵其
書首之以帝王為治之序次之以帝王為學

之本莫不自身心始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次之以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次之以重配匹嚴内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此所謂目也首之以聖賢之訓典次之以古今之事實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爲之事備見於此恭惟 殿下自在潛邸好觀書史其於窮理正心之學修己治人之方固已知之明講之熟矣臣等寡昧何敢有所

擬議然而經筵之設徒有其名而未聞有進
講之時 殿下意必謂廣厦大庭無地非學
何必拘於常典日御經筵然後以為學哉臣
等以為人君之學非徒誦說其所以日御經
筵延訪採納者一以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而
薰陶其德性一以親宦官宮妾之時少而振
起其怠惰且創業之主子孫之所儀刑也
殿下若以經筵為不急則後世藉以為說其
流必至於不學豈細故哉伏願 殿下日御
經筵講論聖學以極格致誠正之學以致修

齊治平之效 上從之乃命大司成劉敬內
史舍人柳觀更日入直進講大學衍義又命
左散騎常侍曹庶書洪範以進○工曹典書
李敏道上書論時務一曰舉賢才修廢官賢
才者國家之基治亂實係其進退諸葛武侯
言於蜀主曰親賢臣遠小人前漢所以興隆
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頹此實千載之
格言前朝之季任用憸小放黜忠良自底滅
亡 殿下之所親見殷鑑不遠不可不戒書
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君子在位則庶

政以和小人在位則庶事以墮可不慎哉二
曰遠佞臣杜讒言佞人承迎人主之志欲大
姦似忠故人主不知反以為忠言無不聽計
無不從以至變亂是非誣陷忠良伏望 殿
下於用人之際辨其忠佞無使混淆大抵磊
磊落落犯顏諫諍者忠也唯唯諾諾順旨無
違者佞也苟知為忠則進而親之苟知為佞
則退而放之三曰立宗廟禁淫祀前朝尚淫
祀或一神而分祀數處或一日而再行數祭
使祀典瀆亂以至於亡方今應天受命以新

一代之治不可復踵前朝之弊許令禮曹詳定施行 上嘉納之○右侍中趙浚判中樞院事南誾左承旨李懃等入侍 上曰近天譴屢見天意必有所在戊辰年間誅死者家產奴婢並皆屬公妻妾子孫孑立窮困哀怨日深天之譴告恐或由此自戊辰以後即位以前凡坐籍沒者一皆原宥家產奴婢並給妻子俾遂生業

癸酉二年夏四月 上憂旱傳旨都評議司䘏貧困理寃抑甄賢能凡便民之事區畫以聞

是夕雨○繕工監將構亭於世子邸 上聞之謂都承旨李稷曰比年工役稍繁然皆不得已也予豈樂為世子雖無亭榭可也其罷之○楊廣道按廉使趙璞來見因乞免曰臣未嘗有尺寸之效濫與一等功臣實布衣之極不敢自安又委一道之任如蚊負山豈敢當哉且自古人臣受命勤勞于外反罹讒毁者多矣願 殿下釋臣此任俾全臣命 上曰卿何出此言予待臣雖有譽之者必察焉雖有毁之者必察焉必得其實然後行賞罰

卿其往哉○官者金師幸啓曰尚衣院人物在西北者率多脫漏乞差人點檢 上曰內藏私事非國家急務前是差人之弊予所詳聞敢煩驛騎乎師幸力請再三不允○教曰自古王者初定大業猶恐前朝苗裔爲己後患多生疑忌必欲剪除予則不然天命寡躬以爲一國之主凡在境內者皆吾赤子一視同仁以答天意已將恭讓君從便安住妻子僮僕完聚如故獨其族屬入處海島生理艱苦予甚愍焉其令王氏之族在巨濟者劃日

出陸各於州郡安置以遂生理毋致失所如
有才幹者選擇以聞予將任用於是王氏在
巨濟者皆令分處于完山尚州寧州仍召王
康王承寶○左散騎常侍劉敬啓曰臣蒙至
恩居顯秩無補國家但糜廩祿乞辭職學仙
上曰爾之遇知於我非一日也今爾忽然遁
去人將謂何且學仙者必遺君父爾棄我則
不忠棄親則不孝爾欲學仙何也

甲戌 三年臺諫刑曹請徙王康王承寶王承貴
王禹于海島 上不允令勿復言對曰此輩

殿下雖待之甚厚必不懷恩且康智謀過人
承寶承貴勇力無敵若在京都必扇不測之
變　上又不允謂康等曰卿輩皆可用之材
故名置京都親信無疑今者諫官請徙海島
予已不聽卿等宜勿驚懼○教曰前朝之季
徭役寔繁民甚苦之予自即位以來思欲安
集以期蘇息城者國家之藩籬禦暴保民之
所不可不備故前歲之秋徵發京畿楊廣西
海交州江陵之民以修都城大役之餘隕命
者多予甚愍焉其放築城役徒仍復其家三

年〇帝以本國遣人至遼東賫布帛金銀假以行禮誘邊將又遣人說誘女直潛度鴨綠江等事下手詔責之上表辨明其略曰至若行禮於遼東是亦景仰於上國當使介往來之際有賓主交接之儀在禮則然於誘何敢其有女直隸于東寧既皆作軍而當差安肯遣人而說誘但遼東都司起取脫歡不花之時其管下人民或有不即隨行者由彼安土非臣勒留無所供於我邦各自守其舊業鄭道傳之辭也 帝以表辭倨傲益怒命遼東

毋納朝鮮之使使臣至遼東不得入而還者凡五輩 帝遣使諭 上遣親男時我 太宗為靖安君 上曰 天子若有所問非汝莫能對 太宗對曰臣為宗社大計豈應辭避 上涕出曰禀質素瘦萬里之路能無恙而還乎朝臣皆為 太宗難之參贊門下府事南在曰靖安君有萬里之行吾輩高枕死於此可乎乃自請往遂命 太宗與趙胖南在奉表如京師上國之士見 太宗皆稱朝鮮世子甚敬之過燕府 太宗皇帝時為燕

王親見之溫言禮待甚厚　太宗離燕在道
上　太宗皇帝乘安轝朝京師驅馬疾行
太宗下馬見於路側　太宗皇帝停駕亟手
開轝帷溫言良久乃過行　太宗至京師
帝引見再三　太宗敷奏詳明　帝優禮遣
還乃命通朝聘之路○命都承旨韓尚敬傳
旨于都評議司曰王氏絶祀天乃俾予肇造
邦家實爲斯民也若不敬天勤民天之降殃
必矣自古以來世之所以未治者君臣未得
相遇也予雖否德每謂卿等應時而出爲我

股肱以創大業宜與夙夜勵精以荅天意予因老病倦於聽斷但保卿等耳顧治之心豈敢忘於須臾卿等宜各盡心以補不逮侍中趙浚金士衡等感泣而對曰臣等俱以庸愚獲遇 聖上敢不盡竭心力以補萬一

乙亥四年夏四月以災求言教曰時當正陽之月有此陰沴之災變故非常予甚懼焉且人事有得失天之災祥各以類應故古先哲王每遇天災必求人事或側身修行或博採羣言寡躬代天理物然不能獨治乃與宰相共

之其時政得失生民休戚陳之無隱庶幾遷
善改過以荅天譴○命鄭道傳名新宮諸殿
道傳撰名幷書所撰之意以進名新宮曰景
福臣按宮闕人君所以聽政之地四方之所
瞻視臣民之所咸造故壯其制度示之尊嚴
美其名稱使之觀感漢唐以来宮殿之號或
沿或革然其所以示尊嚴而與觀感則其義
一也 殿下即位之三年定都于漢陽先建
宗廟次營宮室越明年乙亥親服衮冕享
先王先后于新廟宴羣臣于新宮盖廣神惠

而綏後祿也酒三行命臣道傳曰今定都享
廟而新宮告成嘉與羣臣宴享于此汝宜早
建宮殿之名與國匹休於無疆臣受命謹拜
手稽首誦周雅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
年介爾景福請名新宮曰景福庶見 殿下
及與子孫享萬年太平之業而四方臣民亦
永有所觀感焉然春秋重民力謹土功豈可
使爲人君者徒勤民以自奉哉燕居廣厦則
思所以庇寒士生涼殿閣則思所以分清陰
然後庶無負於萬民之奉矣故幷及之名燕

寢曰康寧殿洪範九五福三曰康寧蓋人君正心修德以建皇極則能享五福康寧乃五福之一舉其中以該其餘也然所謂正心修德在衆人共見之處亦有勉強而為之者在燕安獨處之時則易失於安佚而儆戒之志每至於怠矣而心有所未正德有所未修皇極不建而五福斁矣昔者衛武公自警之詩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顔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武公之戒謹如此故享年過九十其建皇極而享五福明驗已然蓋其

用功嘗自燕安幽獨之處始也願 殿下法
武公之詩戒安逸而存敬畏以享皇極之福
聖子神孫繼繼承承傳于千萬世矣於是稱
燕寢曰康寧名東小寢曰延生殿西小寢曰
慶成殿天地之於萬物生之以春成之以秋
聖人之於萬物生之以仁制之以義故聖人
代天理物其政令施爲一本乎天地之運也
東小寢曰延生西小寢曰慶成以見 殿下
法天地之生成以明其政令也名燕寢之南
殿曰思政殿天下之理思則得之不思則失

之盖人君以一身據崇高之位萬人之衆有智愚賢不肖之混萬事之繁有是非利害之雜為人君者苟不深思而細察之則何以别事之當否而區處之人之賢否而進退之自古人君孰不欲尊榮而惡危殆哉親近匪人為謀不臧以至禍敗者良由不思耳詩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思之於人其用至矣而是殿也每朝視事於此萬幾輻湊皆禀殿下降勅指揮尤不可不之思也臣請名之

曰思政殿又名其南正殿曰勤政殿其門曰
勤政門天下之事勤則治不勤則廢必然之
理也小事尚然况政事之大者乎書曰儆戒
無虞罔失法度又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
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舜禹之所以勤也又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
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之所以勤也人君
之不可不勤如此然安養既久則驕逸易生
又有諂諛之人從而道之曰不可以天下國
家之故疲吾精而損吾壽也又曰既居崇高

之位何獨猥自卑屈而勞苦為哉於是或以女樂或以遊畋或以玩好或以土木凡所以荒淫之事無不道之人君以為是乃愛厚不自知其入於怠荒漢唐之君所以不三代若者此也然則人君其可一日而不勤乎然徒知人君之勤而不知所以為勤則其勤也流於煩碎苛察不足觀矣先儒曰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此人君之勤也又曰勤於求賢逸於任賢臣請以是為獻名其東西二樓曰隆文隆武曰文以致治武以

戡亂二者如人之有臂不可偏廢也盖禮樂
文物粲然可觀戎兵武備整然畢具至於用
人文章道德之士果敢勇力之夫布列中外
是皆隆文隆武之至庶見 殿下文武並用
以臻長久之治焉名午門曰正門天子諸侯
其勢雖殊然其南面出治則皆本乎正盖其
理一也若稽古典天子之門曰端門端者正
也今稱午門曰正門命令政教必由是門而
出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僞
無所托矣敷奏復逆必由是門而入既允而

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闔之以絶異言奇邪之民開之以来四方之賢此皆正之大者也○上以庚申夜召判三司事鄭道傳等諸勳臣置酒張樂酒酣 上謂道傳曰寡人之得至於此卿等之力也相與敬愼期至子孫萬世可也道傳對曰齊桓公問於鮑叔曰何以治國鮑叔曰願公無忘在莒時願仲父無忘在檻車時臣願 殿下無忘墜馬時臣亦無忘鎖項時則子孫萬世可期矣 上曰然工歌文德曲目道傳曰此卿所

撰進鄉宜起舞道傳即起舞遂賜裘衣歡甚乃罷○嘗宴韓山伯李穡 上聞文德武功二曲曰歌頌功德實惟過情每聞此曲予甚愧焉鄭道傳對曰 殿下有此心歌所以作也

丙子五年 帝覽賀正表箋怒以爲有戲侮字徵撰表人鄭道傳道傳稱疾藝文春秋館學士權近請曰撰表之事臣亦預知願隨使赴京 上以非有徵命止之近復曰臣於前朝之季身被重譴幾不保首領辜賴 殿下欽

恤之仁獲保性命及今國初又蒙收用再造之恩如天罔極而臣未有報效願乞赴京如天之福庶得辨明少荅　聖恩之萬一　上密賜黃金驢行及到鴨綠江使臣李羅與諸宰相問入對之辭而不問於近近曰大人何獨不與我言李羅改容曰今子無徵命而自往國之忠臣也　帝有何所問子亦何所對及入朝禮部爲留撰表人移咨本國勅召近視咨草近扣頭曰小國事大不因表文無以達情而臣等生於海外學不通方使我王之

忠誠不能別白於鞋纊誠臣等之罪耳 帝
然其言待以優禮命題賦詩十八篇每進一
篇 帝嘉嘆不已仍勅有司備酒饌具妓樂
使之遊觀三日亦命賦詩以進 帝乃親製
長律詩三篇賜之勅仕文淵閣得與翰林學
士劉三吾許觀景清張信戴德彝相周旋每
稱 上事大之誠 帝聞而嘉之亟稱老實
秀才乃命遣還○降倭亙六等來獻土物
上引見賜衣冠六日聞 殿下撫綏降者不
念舊惡願請土而爲氓 上曰降者非獨汝

也受降者非獨我也天下皆是汝去則不必
追来則不必拒去就惟汝心耳汝可還與爾
輩言之其中豈無有福智者乎六感泣而退
丁丑 六年致祭于麻田郡歸義君王瑀曰有天
地生民之功者當享萬世無窮之祀卿之先
世肇一三韓典章文物垂五百載其功德之
及於民者深宜永厥世以享無窮之祀而廢
興存亡天道之常至于衰季政殘民怨使先
世之廟不祀忽諸予以否德荷天之寵革命
之初乃稽古典以卿象賢封之爵邑統承先

世之祀者實遵三代之禮方將修其先代之禮物恪慎克孝與國咸休曾未幾年天不憖遺嗚呼哀哉聞訃以來痛惜殊深爰命有司以禮葬之令致奠于柩前卿其不昧體予至懷仍以其子上將軍玶襲封歸義君奉王氏祀命其道觀察使發近縣丁夫營高麗太祖神聖王廟于麻田○慶尚全羅道都安撫使朴子安應接降倭失誤軍機罪當斬已移書令誅之以事干彼賊秘而不宣外人莫得知之其子實詣我 太宗潛邸適有諸宗親來

太宗出門迎接實投地痛哭請活父命　太
宗心傷之欲與諸宗親請貸其死宗親曰此
國家秘事也　上若問從何得知何辭以對
太宗曰我將任其咎即詣闕令內官曹恂啓
請之恂曰此秘事也何得知之　太宗曰刑
人殺人國之大事外人豈有不知之理恂入
啓　上乃悟即命宥子安之死馳馹傳命子
安方臨刑乃得不死實本無才能　太宗賢
其救父使掌禁旅位至二品○全羅道水軍
萬戶崔原忠獲倭船一艘獻兵仗　上曰原

忠旣盡獲一船何無一生擒者乎乃命親從護軍金瞻審覆果使船也遣判典農寺事金鼎卿曰原忠賊殺使者奪其禮幣與麾下分之死有餘辜爾同金瞻鞫訊依律處刑以徇○命都堂曰佛氏之道當以淸淨寡欲爲宗今住寺院者務營產業至犯其所謂色戒恬不知愧身死之後其弟子有以寺社及奴婢稱爲法孫相傳以至相訟爭自潛邸思革其弊其令有司勘究以聞○琉球國王遣使稱臣奉箋歸國人之爲倭所虜者暹羅國王又

遣使獻方物三國之末平壤以北悉爲野人遊獵之所高麗徙南民以實之自義州至陽德徑築長城然不安其居數爲畔亂至用兵以討之南方之地倭寇肆暴東西數千里去海數百里屠燒城郭暴骨原野絶無人烟安邊以北多爲女眞所占政令不能及焉睿宗遣將深入剋捷有功建置城邑然尋復失之上即位以後聲教遠被民始得安生樂業田野日闢生齒日繁野人酋長皆脈事潛邸東征西伐靡不從焉 上即位量授萬戶千戶

之職使李豆蘭招安女眞被髮之俗盡襲冠帶改禽獸之行習禮義之敎與國人相昏嫁服役納賦同於編戶且恥役於酋長皆願爲氓自孔州迤北至于甲山設邑置鎭以治民事建學以訓經書文武之政畢擧延袤千里皆入版籍江外殊俗爭相慕義或親來朝或遣子弟或請受爵命或徙內地所畜之馬𦔳產良駒皆不自有爭來獻之近江而居者有與國人爭訟則官辨其曲直或囚之或笞之莫敢有怨又於邊將畋獵之時皆願屬三軍

獲獸則納官犯律則受罰與國人無異○義
興三軍府啓曰漢之軍政始用羽檄以名天
下之兵後用虎符以合郡國之信膠西欲擅
發兵而弓高詰之嚴助以節發兵而郡守拒
之其名兵也周密如此故人無姦心諸呂七
國變生倉卒而備禦素具北胡南越連兵數
年而邦本不搖蓋高祖出入兵間熟究利病
其四百年之規模宏矣乞倣此制令有司作
虎符凡內外動兵之事敬奉教旨以符發之
無符而名兵者以擅發論 上從之○以奉

化伯鄭道傳爲東北面都宣撫巡察使畫定
郡縣地界且許以便宜從事道傳遣其從事
崔兢啓事　上以中樞院副使辛克恭爲都
宣慰使以手書賜衣酒于道傳曰相別日久
思想殊深欲遣辛中樞往問行役崔兢適來
備知動止稍自慰解今將襦衣一領以備風
露春寒若時自愛以既邊功
戊寅七年以奉化伯鄭道傳花山君權近爲成
均館提調集四品以下儒士講習經史○命
李文和傳旨都堂曰宋藝祖於國用之外別

立内庫似爲私藏也然嘗語近臣曰軍興飢饉須預爲備臨事厚斂非長策也又曰朕憫八州之民久陷夷虜使蓄滿五百萬緡以贖山後諸郡然則宋朝内帑之立非爲私也自是泉貨金帛分命有司專職守也參驗定數防滲漏也今予置有備庫所以專應軍需其所入錢穀布帛令三司量入爲出如有兵興臨時取旨量宜調度○慶尚道觀察使請賑飢民左政丞趙浚曰飢饉之民諸道皆然如皆發廩賑之臣恐國無餘蓄 上曰廩尚有

粟何不賑之○以旱求言言者皆以亟罷土木之役汰女官宦官之職早朝聽政親君子遠小人為對於是罷宮闕造成惟功臣妻母封翁主外悉停宮主翁主宅主女官之祿使李文和問于都堂曰卿等所言雖切然不直書其事直指其人而徽諷何也○刑曹判書柳觀啓曰人之氣禀輕悍剛果柔懦怯弱不同故或有真犯而能耐捶楚終不招承或有被誣而不忍苦毒終不脫免者掌刑者唯喜人之承服不顧人命之重設法外之刑多方

掠訊其罪未著而已斃於梃下有違　聖上好生之德乞令中外用刑者止依律文以行拷問其法外之刑一切禁斷常令辨其辭色驗其證左要明其真僞不得妄加捶撻　上嘉納之

國朝寶鑑卷之二

定宗朝

定宗恭靖懿文莊武温仁順孝大王

諱　字　初諱　至正丁酉七月朔日誕降于咸興歸州洞私邸在位二年在上王位十九年永樂己亥九月二十六日戊辰昇遐壽六十三葬厚陵在豐德

上　太祖第二子天姿温仁恭儉勇略過人仕高麗累官至將相常從　太祖立戰功及　太祖即位封為永安君洪武戊寅八月　靖

安君太宗大王平鄭道傳之亂　太祖欲冊靖安君為世子靖安君以序固讓于　上於是冊　上為世子九月受內禪即位于景福宮之勤政殿尊　太祖為太上王冊嬪金氏為德妃

己卯元年春正月朔　上朝于　太上王還御正殿受朝賀宴群臣平壤府尹成石璘進欹器圖京畿左道觀察使李廷俌進歷年圖右道觀察使崔有慶進無逸圖　上皆嘉納○上御經筵揭欹器圖于壁以示群臣知經筵事李舒推演虛則欹滿則覆之理備陳持盈

之難　上悅○始令史官入侍經筵門下府上䟽曰史官之職凡人主言動時政得失直書不諱所以備觀省而垂勸戒也前朝之末荒淫無度憚史官直書使不得近宜鑑前失令史官日侍左右記言動時政以爲萬世弘規　上從之○遣右政丞金士衡如京師賀建文　皇帝登極也　上幸弘濟院餞之○蠲湖西民轉輸宮城蓋茨及漕軍漁塩之役從忠清監司李至之請也○湖西饑命以本道軍資賑之○兀狄哈等來朝○除各道監

司賜米從實職頒祿○二月 上幸齊陵親
行寒食祭歷臨開城留後司登壽昌宮北苑
顧謂左右曰以前朝太祖之智建都于此豈
偶然哉○上至自開城○三月還都開城時
漢陽宮闕草剏閭閻未備百官軍民皆懷舊
都 太上王亦思之不置 上以還都之意
問于宗室大臣僉曰可遂以是月戊寅 上
奉 太上王啓行庚辰至開城都焉 上每
進見 太上殿留儀衛於洞口以數騎入從
容侍話而退○命罷東北面及江原道船軍

減西北面及京畿慶尚忠清全羅豐海諸道
船軍時船軍防戍爲諸道痼弊 上謂筵臣
曰生民之苦莫甚於船軍比來倭寇寢息邊
境稍安輪番代戍分泊要害舉烽相望傳檄
相聚則可以濟也遂詢于都評議司關東及
東北面防守船軍幷令除罷其餘諸道減十
之一二〇置集賢殿令文臣更日會講初高
麗仁宗改延英殿爲集賢殿選置文學之士
國初有其名而無其實至是大司憲趙璞請
多置書籍令文臣之帶館閣者更日而會論

經義備顧問 上從之以趙浚權仲和趙璞
權近為提調官文臣五品以下充校理七品
以下充說書正字尋改集賢殿為寶文閣○
忠清全羅豐海諸道饑分遣敬差官賑之且
察守令勤慢○夏四月 太上王將幸金剛
山 上請曰去年水旱民罹饑饉矧今孟夏
農作方殷大駕所臨雖簡其扈從恐妨民事
太上王悅曰父為子言子為父言安有不應
而發乎乃止○教禮曹曰齊陵祭儀其倣宗
廟禮曹啓言祭陵非古也 神懿王后雖未

入廟既奉原廟行四時祭則不當又祭陵也
上不從只命去牲○初 太上王元年命禮
曹議定麻田縣仰巖寺高麗太祖影幀所奉
處別建殿宇祀高麗太祖及惠宗成宗顯宗
文宗忠敬忠烈恭愍七王而未及經始至六
年命京畿觀察使發丁夫營之至是乃成妥
享如儀○五月 上率百官進宴于 太上
王太上王歡甚手解所御黃金帶以賜 上
曰父沒子傳常也豈若父子親相授受以盡
親愛之情乎 上頓首謝宗室公卿迭起上

壽竟夕乃罷○日本國大將軍遣使獻方物
盡還被擄男女百餘人　上御殿引見命來
使立四品班行禮○兀良哈獻狼　上謂邇
臣曰此雖遠人所獻而畜之宮苑則月費六
十雞豈可以有用之物養無用之獸乎命放
于野○上以宗廟在新都不能親祀欲移建
宗廟于開城叅贊門下府事李居易力陳其
不可且請遣大臣攝行　上從之○秋七月
命禁京外濫刑之弊○八月教曰昔舜命龍
以堲讒殄行箕子告武王以民無有滛朋前

朝之季朋黨相結讒譖相尚以至於亡餘風未殄奔競聚會讒人煽動者多惟爾廟堂體予至懷痛行禁令一革前朝之俗挽回虞周之治以永朝鮮億萬年之業時諸功臣各擁兵衆私謁成風交相讒毁故有是教○命圖寫御容及定社功臣義安大君和等十七人像以定芳碩之亂也○門下府上書曰求言納諫人主之要道日者臺諫上疏或不賜允或留中不下言路塞而下情不達願自今臺諫所啓即賜俞允也自夏至秋未有視朝聽

政之日今天妖地怪屢彰譴告豈非怠政事
之致歟願每月六衙日令各司具啓親自裁
斷也三年之喪萬世之常經起復之制一時
之變禮當國家危亂之時有才兼將相者奪
情起復是豈治平之世所可行者哉願毋起
衰經之人以授任也 上嘉納○分遣行臺
監察於各道廉察民間利害守令得失與豪
右之病民者○九月 上將畋于海州仍幸
温泉浴疾憲府以倭寇未平諫止之 上不
聽明日謂參贊門下府事李茂曰昨不從憲

司之諫竟夕不安況百姓之弊不可不念也
遂命停行○冬十月大雷電以雹教曰上天
之譴告如此予甚懼焉其令兩府各司陳刑
政得失及民間疾苦實封以聞○始置條例
詳定都監下百官章奏命擬議以聞○太上
王屢謂上曰予之侍衛將士鎮日守直予庸
慼焉盡撤之　上不得已命撤　太上王喜
甚語左右曰王性純厚未嘗咈我心真孝子
也○上率百官享　太上王沈德符成石璘
侍宴夜分乃罷○太上王幸新都○十一月

命罷家兵初自高麗末有家兵謬制國初猶
因循未革至是臺諫交章言今朝廷之上各
擁兵衆門列棨戟或被堅執銳出入宮門有
若交兵對敵之時豈不爲守文之累乎願遵
古制擇宗親有忠義者典之其餘勿使掌兵
以盡保全功臣之道 上遂簡宗親勳臣分
典諸道兵其餘典兵者悉罷之○太上王至
自新都 上率百官備儀仗迎 太上王于
長湍渡頭奏樂獻壽於行幄 太上王命上
先行○命六品以上各舉賢良○倭寇豐海

道及西北面 上遣降倭仇陸等招諭之仇陸等至宣州見萬戶藤時羅老等諭 上威德倭皆感悅遂降命授降倭司直以下職賜銀帶每朝使之入叅西班八品之下○十二月憲司上疏曰時御所垣墉淺狹帶弓劒者出入無常願自今中門內外守以宦官把以甲士跟隨之人一依經濟六典不許持兵器分決庶務各有攸司而憸小之徒直訴於內非爲政之體也願自今越訴之狀禁而勿受爲仕于朝者或言父母有疾或言室家有故

妄干口傳至受舖馬橫行州縣願自今糾察推劾以懲其罪焉　上嘉納○門下府上䟽言歲末循資之政尙矣以都歷狀覈其勤慢勤者陞之慢者罷之使新授者得受翌年之祿以供其年之事名曰歲末都目政苟爲不然而待頒祿除授則曠官廢職者僥倖受祿都目受職者不得其祿豈任官頒祿之義哉請一依成憲行除授之法從之○上侍宴于太上王從容言曰兩政丞皆乞解何以處之太上王曰趙浚金士衡人傑也然苟力辭則

沈德符成石璘可代也於是 上拜兩人為
左右政丞○右政丞成石璘以從弟服不視
事都評議使司啓言大臣雖在服中如有國
家大事請以特旨就職著為式從之○各道
都觀察使經歷都事皆令以京職兼差從判
中樞院事鄭洪之言也
庚辰 二年春正月朔羣臣請獻壽 上以 太
上王幸聖居山未還不許及 太上王至自
聖居山 上率百官上壽於 太上王○上
御經筵知經筵事權近奏曰人主之學不但

讀書必務正心心有所蔽則一言一事之應
皆不得其正故傅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遜
者虛心之謂也 上深然之○門下府上疏
曰前朝官人必署經臺省者乃所以精選人
才也今五品以下只令本府署出四品以上
直授官教用人一也而告身歧而二之恐非
經久之典也臺省公論所在故凡謚誄口傳
等事皆令糾察而除拜庶官豈可使之不察
乎願革官教之法告身令臺省署出司憲府
亦言 太上王當人心離合之際特用官教

之法以待勳勞之士斯乃取便一時而非所以垂憲萬世也今當守成之運凡草創權宜之法在所當改　上詢于都評議使司命復行各品告身署經臺省之法○二月冊　靖安公爲王世子　上以靖安公冊世子之意白于　太上王太上王曰此國家長遠之計也於是　上教曰國本定然後衆志定母弟靖安公開國之初有大勳勞今命爲世子都督内外諸軍事遂號世子府曰仁壽○都評議使司請令各道觀察使酌量各州縣驛可

弁者弁之可減者減之如其言○三月朔日有食之 上素服率羣臣伐鼓以救之○上率王世子謁齊陵○王世子如新都謁宗廟○王世子還都○始祀先蠶○夏四月命各司每衙日陳所懷○大司憲權近啓曰名器人君之大寶不可褻也邇者除授之法不論實職或以添設典書陞爲檢校中樞或以檢校中樞超拜省宰甚未便願自今受實典書者乃陞檢校中樞受實中樞者乃陞省宰則差除有序矣縱之檢校即權攝之名自唐宋

已有其職我朝之有檢校昉於此○始定京

軍官十二牌更日直宿之法○命罷私兵大

司憲權近上疏曰兵權國家大柄魯之三家

晉之六卿漢末之羣雄并起唐季之藩鎮跋

扈皆以私兵搆亂此後世之鑑也惟我 太

上王開國之初特置義興三軍府專掌兵權

規模宏遠而議者以為革命之初人心未定

宜令勳親各典私兵以備不虞由是私兵未

盡除而典私兵者反謀煽亂禍在不測賴上

天啓佑 殿下靖亂定社式至今日而私兵

尚且因循臺諫已嘗上章請罷而　殿下以
宗親勳臣可保無憂復使典兵未幾禍發蕭
墻由是觀之私兵祇以生亂未見其益今又
不罷則將來之禍不可不慮又況外方軍馬
分屬諸節制使番上之煩徵發之擾其弊甚
多陪從之衆田獵之數勞苦既極暴露雨雪
直宿私門衆心怨咨方今之弊莫甚於此願
自今悉罷各道留京諸節制使以京外軍馬
盡屬三軍府以為公家之兵而私門直宿一
幷禁斷以應古者家不藏甲之義也疏入

上與世子議卽日罷諸節制使軍馬悉放還其家○命門下侍郎賛成事河崙更定官制改都評議使司為議政府中樞院為三軍府左右僕射為左右使中樞院承旨為承政院承旨中樞院堂後為承政院堂後都評議使司錄事為議政府錄事復置藝文館大學士一員學士二員掌三軍者及都摠制以下幷令不得兼議政府事○命宗室期大功之親皆令封君並與駙馬勿任以事從大司憲權近之言也○五月 王世子獻壽于 上世

子嬪亦獻壽于　中宮義安公和等侍宴夜
分乃罷○上御經筵知經筵事河崙奏言前
朝辛氏即位之初設書筵擢儒士日就於學
後為憸小所誘遊畋聲色以至于亡　上曰
然予於其時為侍讀官麗主厭之授予以將
軍之任日與林堅味等習畋獵遂底于亡今
予老矣無及於學而人君當鼎盛之時常接
儒臣講論治道則其裨益大矣○六月建
太上宮府官曰德壽府曰承寧置判事尹小
尹判官丞主簿等官班次三司之下○號

桓王真殿曰啓聖殿○河崙言儒者登科則
棄卷不講及試職多不稱自今各年及第悉
令重試以備擢用 上然之○時久旱左政
丞成石璘右政丞閔霽等各陳勉戒 上拱
手斂容曰卿等之愛我誠至矣寡人氣質本
懶雖不能勉強以應天心然卿等以赤心警
予予豈敢不勉是日 上恐懼修省竟夕不
遑寧至夜霈然下雨三日而止○復置奴婢
辨定都監初 太上王患奴婢法紊置辨定
都監及 上即位屬之臺省刑曹門下府疏

論臺諫主彈糾刑曹掌刑決不宜兼治奴婢逐寢之至是因大司憲權近言命復置都監分為十五房以掌之○命擇朝士充巡軍之官左散騎常侍朴訔上疏曰巡軍之職掌巡綽捕禁兼治刑獄者也往往以不學之輩僥倖冒厠訊以難對之言施以慘酷之刑殘虐無辜以傷和氣願自今擇朝士之有器度學識者以差其任而法外之刑亦令嚴禁以慎刑獄也從之○成均學正鄭以吾上疏言殿下既命東宮委以監撫之任乃於宮中別

置三軍府多養宮甲東宮監撫之義安在請罷宮甲　上曰以吾之言甚合予志即罷鎭撫所甲士而鎧仗皆送于三軍府只留潛邸時麾下百人○秋七月上尊號于　太上王曰啓運神武　上率世子及百官朝于德壽宮進玉冊金寶頒赦中外仍上壽盡歡至暮乃罷　太上王賜封崇都監諸臣等緞絹廐馬有差○命科田陳告遞受一依田制門下府郎舍朴訔等上疏曰前朝之季紀綱陵夷田制大壞我　太上王即位之初正經界定

田制以為子孫萬世之法今宜遵而勿失凡受科田者或犯罪或無後或科外餘田許令科田不足者與新來從仕者陳告遞受爲從之○禁賤隷之城內騎馬○流判三司致仕崔永沚于海州初永沚以西北面都巡問使築平壤城而前代陵墓之石被發者多至是朴訔等䟽論其罪　上以永沚武人不識義理只命流之○八月東北面民饑發倉賑之

○九月　上與世子詣德壽宮設宴獻壽

太上王作詩曰年雖七十心相應　上屬對

日夜已三更與不窮盡歡而罷○濟州伯太
子遣宦者獻良馬三匹及金環○冬十月琉
球國王察度遣使奉箋獻方物其世子武寧
獻禮物於 王世子使者又别以土物遺左
右政丞閔霽河崙霽等皆辭不受 上曰彼
遠涉而來推誠致聘卿等不宜却之受而厚
報可也○十一月 上禪位于王世子教曰
恭惟 祖宗仁厚積德以集景命逮我 啓
運神武太上王之肇興也王世子明炳幾先
灼知天命首倡大義以建鴻業則我朝鮮之

開國惟爾功寔多故當初建儲之議物望咸歸於爾不期權奸貪立幼孽將傾社稷天誘其衷建策戡定以安宗社則我朝鮮之再造亦惟爾功是賴國於伊時已爲其有乃執冲謙申啓 太上王謂予不穀居嫡之長俾命以位予辭不獲黽勉即政于玆三年天意未允人心未孚旱蝗爲災妖孽洊至是皆寡昧非德之致慄慄危懼俯仰有怍矧予素纏風疾眩於萬幾勞神應務恐致彌留思釋重負以付有德庶可以上答天心下慰輿意咨爾

王世子禀剛明之德挺智勇之姿早以濟世安民之量克成撥亂反正之功謳歌之所歸宗社之所賴惟賢惟德宜承大統予遜王位俾傳於爾予將退就私邸優遊怡養以保期頤於戲天人之情必附於有德宗社之統當傳於至親故世及之相承實古今之通義爾其益虔于德夙夜祗懼敬天勤民俾萬世無斁權近製也判三軍事李茂奉教書都承旨朴錫命奉國寶詣仁壽宮　世子涕泣不受上復申諭　世子黽勉承命遂尊　上爲上

王上尊號曰仁文恭睿府曰恭安中宮府曰
仁寧

國朝寶鑑卷之二